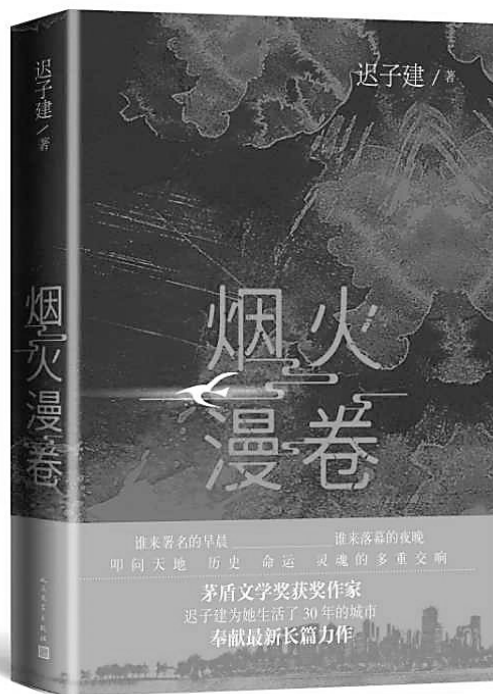


著名作家迟子建最新长篇小说《烟火漫卷》日前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9月9日在京举行的新作分享会上,迟子建表示,小说以自己生活了30年的城市哈尔滨为主体,试图用文字刻画城市烟火气息中饱含的丰富生活图景,书写普通人的命运交响曲。



《烟火漫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迟子建带来新作《烟火漫卷》 这是献给哈尔滨的长诗

## 献给生活了30年的哈尔滨

“无论是黑龙江还是哈尔滨,它的文学与它的经济一样,是所有乐于来此书写和开拓的人们的共同财富。”迟子建说,在哈尔滨生活了30年,让她有勇气去书写这个城市。

迟子建长篇小说新作《烟火漫卷》聚焦哈尔滨城市的百姓生活,一开篇就有初春松花江“文开江”的气势:“冰面上不规则的裂缝,浓墨似的水缓缓渗出。”她以细腻生动的笔触、独到的情节,把人间烟火中每个人生命中的收获与苦难、离合与欢笑、过错与怜悯,在不疾不徐的讲述中伸展开来。事实上,迟子建是想把这部犹如长诗的新作,奉献给自己生活了30年的哈尔滨。

青年时代的迟子建来到哈尔滨,开始了自己在这座城市的生命体验。哈尔滨城进入迟子建笔下,自《伪满洲国》始,至今数十年过去,她对这座城市的书写已经有了蔚为可观的成果。《黄鸡白酒》《起舞》《白雪乌鸦》《晚安玫瑰》等,哈尔滨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一个故事的发生场所,更是一个承载悲欢离合的历史背景。而在《烟火漫卷》这部长篇小说里,哈尔滨整座城市成为小说完整的主体,小说人物承载着城市的历史,人物命运与城市历史互相交融,浑厚悠远。“哈尔滨对于我来

说,是一座埋藏着父辈眼泪的城。”而在埋藏着父辈眼泪的城市里,迟子建发现的是一颗露珠,一颗承载了人间烟火,晶莹如泪的露珠。

迟子建说,她对哈尔滨,从最初的隔膜到现在就是水乳交融了,在这座城市当中了解它的历史、文化、风俗等等一切,随着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在升温,对它也有了表达的欲望。

《烟火漫卷》动笔于2019年4月,完稿的年末,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肆虐,迟子建一面忙于疫情中的工作,一面修改这部小说,“以前并不喜欢那种都市的喧嚣和奔忙,可当生活以惊悚的方式静止的时刻,你的心脏虽然跳动,却有窒息的感觉,就怀念这种喧嚣了。”

迟子建曾书写了百年前哈尔滨抗击鼠疫的历史,当再次面对大面积的疫情时,她感到“历史回来了”,“疫情令人伤痛,人们愈加珍惜人间烟火。”

## 人间烟火 把每个人照亮

《烟火漫卷》中洋溢着城市烟火:凌晨批发市场喧闹的交易,晨曦时分的鸟雀和鸣,城市街道开出的每一种鲜花,食物的香味,澡堂子里氤氲湿润的热气,旧货市场的老器物,老会堂音乐厅的演出,饭馆或礼堂的二人转,风味小吃,服装,交通,做礼拜的教徒……哈尔滨丰富的生活包含其中,温婉细致,意味深长。

“有一种烟火,可能是深藏在地下,又回到人间的。我喜欢烟火人间的感觉,虽然这些东西未必一定写到我小说当中,但是我不经意这样走过的时候,感染了这种人间烟火气。”迟子建说。

她认为,正是这些琐碎平凡的美好,日复一日稳定普遍的美好,只要去观察去体味就能随处看到的美好,最终汇聚成城市的银河,安抚着城市中生活着的历经挫折伤痛的灵魂。烟火气,是由普通人低吟浅唱出的一首对抗命运的安魂曲。

《烟火漫卷》刻画了一群在现代城市生活着的平凡人。穿行在《烟火漫卷》中的每个凡人,几乎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你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个一个的人在大都市里,他们是这么孤独。谁都是封闭在自己的生活里,带着自己的那份秘密。”评论家李敬泽说。

在他的理解中,这本书之所以叫烟火漫卷,“是因为本来每个人只闷在自己心里的东西,最后能够把各自照亮。在这个大城市依然是微弱的火把把每个人照亮。”“看到这样一个个封闭着的人,在各种机缘之后,哪个缝里忽然打开,燃起微光,互相照亮,能够意识到这个时候我的生命的存在,尽管我是这么卑微、这么贫乏,甚至不靠谱,但我最后还是对着自己的心做了一个好人。”

## 从怀念乡村到聚焦城市

对城市的聚焦,是迟子建在《烟火漫卷》中的一个重要转变。

阿来指出:“我读迟子建的《烟火漫卷》,发现我们终于开始解决一个大问题。过去所写的乡愁都是农村,或者是接近农村的那个小乡镇,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唤写城市文学。过去似乎也有一些城市文学,但你发现城市文学里面那个最大的主体——城,并不存在。我们写北京一个大杂院,一个小胡同,写城市那个方式还是按照写农村的方式写的。所以今天为止,很多作家早就在书写城市生活,甚至是过去几代城市市民的生活,但是没有城市的感觉和味道。看外国小说好像也不能彻底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而

这次读《烟火漫卷》,我们终于看到一个城市——就像小说里头最重要的角色一样——作为整体出现了。”

“其中有哈尔滨的建筑,哈尔滨的地理。在这些故事的主人公的生活展开时,整个城市的地理也是真切的。过去我们有些人回避这个城市的真实,我们都不敢说我在写哈尔滨,也不敢说我们在写成都,我们说A区,B市,我们要给城市起另外一个名字。好像我们回避了这个城市生活当中最真切的一个什么东西,好像我们在追求真实,其实我们通过把这种城市虚拟化去逃避某种更真实的东西。”阿来说。

## 古城生活的命运交响

如果说年初的新冠疫情,使人想到《白雪乌鸦》里描绘的黑与白、生与死交织而成的哈尔滨城,那么迟子建的长篇小说新作《烟火漫卷》则如暴雨雨后的彩虹,于这种绚丽中能看到风雨雷电的痕迹。

“无论春夏,为哈尔滨这座城破晓的不是日头,而是大地上卑微的生灵。”穿行在《烟火漫卷》中的每个凡人,几乎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刘建国驾驶的爱心救护车,仿佛人性的犁铧,犀利地剖开现实的种种负累,满怀忧患地钩沉历史深藏的风云。

“无论寒暑,伴着哈尔滨这座城入眠的,不是月亮,而是凡尘中唱着夜曲的人们。”

不管是生于斯,还是来自异乡,他们在来来往往中所呈现的生命的经纬,是大地的月影,斑驳飘摇,温柔动人,为长夜中爱痛交

织的人们,送去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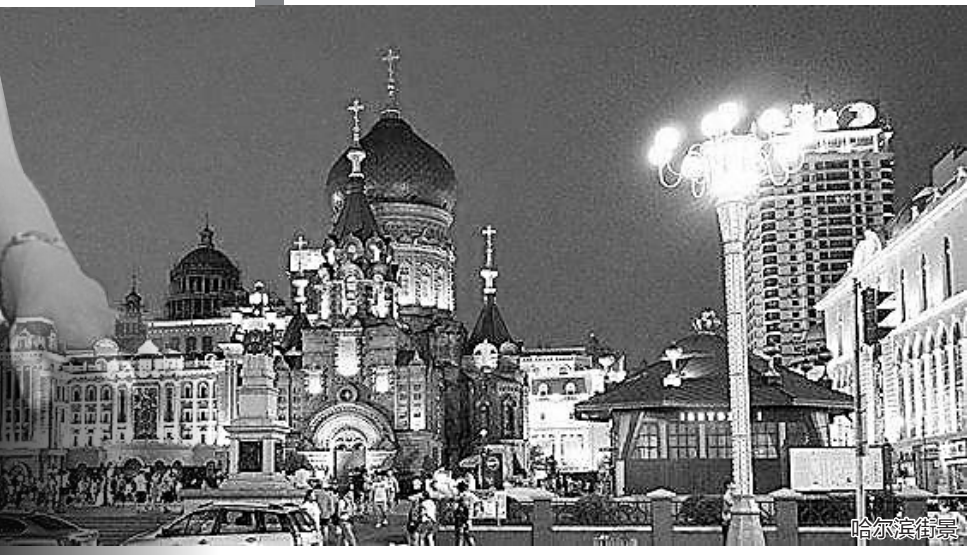
作家笔下,生活于城市中的人物,每一个都自有来处,又往归处。但无论是已经融为历史背影的犹太人谢普莲娜、俄裔工程师伊格纳维奇、日本战俘、民间画师,还是沉寂于普通人生活的刘建国、于大卫、黄娥、翁子安,在经历了生命伤痛之后,仍然“在哈尔滨共同迎来早晨、送别夜晚”。这些平凡人物各自曲折的繁复命运共同构架起了浑厚古城中当下生活的命运交响。

八街九陌,滨城黑土,尘埃落定之后,依旧以坚韧之姿重归来处。我们也许无法亲见北方冰雪都市的黎明黄昏,漫卷城市的,不止烟火,还有无数散发着蓬勃生气的生命。他们在命运沉浮之中,依然笃定坚定地前行。

(本报综合)



迟子建



哈尔滨街景